

汉宫残阳 2

目录

癖

第二十八回荒淫帝沉湎原身舞傻国舅也有做官

良

第二十九回效赤眉抓阉分官帽滥封官竞相陷忠

第三十回六贤臣结伴救李燮侠女子拦马阻杜密

第三十一回讨圣欢甘愿为狗拒忠谏碧血南宫

第三十二回徐隐士拦棺端门外傻国舅智断分井

案

第三十三回角抵女裸体相角鬼张成南宫擒鬼

第三十四回兰台下邓皇后捉奸章德宫 太后教

子

第三十五回敬贤士落巾也是美除脏官尽职反被

谗

第三十六回弹冠相庆五宦宣淫公报私仇忠良受

刑

第三十七回惩孽子范义士拔刀谏昏君智女子上

书

奸

第三十八回河南署国舅戏国舅侯爷府权奸访权

舅

第三十九回山阳君借古屈单匡赛冶子误杀 国

第四十回烧火娃荣归故里猪探条充做刑具

罪

第四十一回升官晋爵冒功者赏长跪不起直言者

第四十二回进谗言忠良遭贬批八字贵人哭天

第四十三回谏县丞跻身太学恶常侍皈依佛门

第四十四回门下掾仗义救主范功曹不私外甥

第四十五回张家洼青梅竹马蚬柞园反目为敌

第四十六回敲竹杠五宦联手押左校二贤蒙冤

第四十七回小神仙妙手移疽疮智李燮游说周尚

书

第四十八回争后位贵人贿和尚陷邓猛田圣育老

鼠

第四十九回淫荡子花园失算恶县令李府抢亲

第五十回借祭祖桓帝出游言招愆闻方奸牛

第五十一回复阳道张让吃胎破复壁李膺杀贼

第五十二回孔文举解说通家张相士纵子行凶

第五十三回信谗言桓帝构党祸救贤士贾彪说国

丈

第五十四回张常侍喜得九龙樽广阳令竟私田贵

人

第五十五回受奇耻汉天子忍辱投新主张常侍灭

口

第三十四回兰台下邓皇后捉奸章德宫 太后教子

田圣不认识王一针，也没听说过王一针，但就他的绰号来看，一定是擅长针灸了。针灸这玩意儿实在怕人，都护都护：官职。西汉宣帝时设西域都护，以控制西域各国。爷就是因为肚疼，被人针灸死了，何况，还是金菊带她去针灸，心中甚是害怕，忙摇手说道：“我不针灸，我害怕针灸。”

金菊笑劝道：“治肚子疼惟有针灸最灵，王一针又是名医，擅长针灸，那针有长有短，最长者一尺二寸，能穿透人的身体。”她愈是说得玄乎，田圣愈是害怕，死活不去针灸。

邓猛故意问道：“你那肚疼不治了？”

田圣连忙回道：“谢谢皇后关爱，小女子的肚子这会儿好多了，不用治了。”

邓猛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本后问你一件事，你可要如实回答。”

田圣道：“小女子一定如实回答。”

“你家乡的女人以袍为装，不著内衣，难道连

束胸也不勒吗？”

田圣想不到她会有此一问，如实回道：“勒。”

“你自己勒了没有？”

“勒了。”

“请解开袍子让本后瞧一瞧。”

田圣故作忸怩道：“这……”朝桓帝瞟了一眼。

邓猛道：“本后知道了。”移目桓帝，低声说道，
“请陛下背过身去。”

桓帝不知邓猛玩的什么花招，加上心虚，很顺从地将身子转了过去。看那田圣仍然没有解袍的意思，邓猛把脸一沉说道：“你怎么还不解呀？”

田圣指了指单超，没有说话。

邓猛道：“他是一位公公。”

田圣道：“公公也是男人。”

邓猛一想也是，对单超说道：“也请公公背过身去。”单超尽管一百个不愿意，也不敢违拗，背过了身。田圣无话可说，将袍子解开，露出了束胸和腰带。

邓猛轻轻点了点头：“真的勒了。”遂把二目移

到挨着田圣站着的那个角抵手，把手一指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郭瓶儿。”

“你勒束胸了没有？”

“勒了。”

“请解开袍子让本后瞧一瞧。”

郭瓶儿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解就解，哪个骗你不成！”刷地将袍子抖开，果然没有骗人，束胸、腰带一样不缺。

第三位女子未等邓猛发问，便满头大汗，嗫嚅着说道：“启禀皇后娘娘，小女子想小便。”

邓猛笑嘻嘻道：“莫急，待本后看过之后，莫说小便，就是大便本后也不会拦你，解吧！”

那女子红着脸，就是不肯动手。邓猛把娇脸猛地一沉喝道：“解！”

那女子无奈，只得将袍子解开，却是有腰带而无束胸，脸腾地一下红了。

邓猛咦了一声道：“你怎么没有束胸？”趋前两

步，拨弄了一下她的丰乳，笑道：“是不是你这奶子长得丰满，有意裸露出来逗引男人！”说得那女子面如血涌，低着头，恨不得一头拱到地下。

邓猛伸出右手两个指头，捏住她的下巴，猛地往上一抬，讥讽道：“害臊了是不是？你不应该害臊，本后也是一个女的！说呀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，呸，骚货！”

邓猛收回右手，喝令后边三位女子一一将袍子解开，前一位女子没有束胸，后一位女子没有腰带。邓猛踱到没有束胸的女子跟前，缓缓问道：“你的束胸呢？”

那女子明明看见邓猛手里拎了两条束胸和一条腰带，却不愿承认丢了束胸，狡辩道：“我没勒束胸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习惯。”

这一说把邓猛惹火了，冷笑道：“你真的没勒束胸吗？”将手中的束胸举起来抖了一抖道：“本后这两条束胸，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”

那女子自知失口，将头低了下去。邓猛的气

不打一处来，决定好好地耍她一耍，左跨一步，拍了拍那女子的腰带说道：“看样子这地方比两只丰乳还重要，束胸可以丢，腰带是不可以丢的!是不是怕有人撕你的裤腰子呀?”

那女子低声说道：“不是怕撕裤腰子，干角抵这一行，没有不勒腰带的。”

邓猛故作惊讶道：“哟，你还是个角抵手呢，真没看出!”

那女子不知是讥笑她，面现得意之色。邓猛肚中骂道：真是个蠢货!我何不再耍她一耍。故意问道：“听你刚才的话，凡角抵手都要勒腰带是不是?”

那女子回道：“正是。”

邓猛把手朝末一位角抵手指了一指道：“她咋没有勒腰带呢?”

“这……”

邓猛见她欲言又止，将手一摆，很是大度地说道：“算了，将她的事放一放，咱还接着说你的腰带!在本后的印象中，角抵手的腰带是勒在衣服外边，你们

几位却把它勒在袍子里边，是何道理？”

那女子吃了一次亏，不敢再接嘴。

邓猛冷哼一声道：“你倒是学乖了！”说毕，二目自这一女子始将另五位女子依次扫了一遍说道：“尔等可曾见过，有穿着袍子进行角抵的吗？”

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有谁见过，请站出来说一声。”邓猛二目又缓缓地将六位女子扫了一遍，目光所到之处，除了田圣皆惶惶地避了开去。邓猛肚子里骂道：好大的胆子，本后就拿你开刀！

她慢慢踱到田圣面前，盯了她足足一刻钟突然问道：“你角抵的时候穿不穿袍子？”

田圣知道，事情闹到这般地步，又有几件赃物——同伴的束胸和腰带在皇后手中攥着，想抵赖是不可能的，倒不如实话实说，有皇上和单公公撑腰，她一个皇后能把吾等怎么样？想到此处，大声回道：“皇后，您不要苦苦相逼，实话对您说，刚才角抵的时候，小女子没有穿袍子！不只小女子……”她指了指其余几位角抵

手说道：“她们也没穿袍子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！”

几句话呛得邓猛许久说不出话来。金菊忙趋将过去，咬了一阵耳朵。

单超不知何时已经将身子转了过来，抢前几步，拉了拉金菊的袖子。金菊将袖子猛地一甩，尖着嗓子说道：“单公公，你要做什么呀？”弄得单超一脸窘色。

邓猛恶狠狠地瞪了单超一眼：“你别逞能，待会儿本后还要找你算账！”说毕，转向田圣，一字一顿道，“姓田的，你莫要张狂！你许是第一次进宫，还不知道宫廷刑法的厉害！光武爷临终前亲笔写出遗嘱，告诫后世子孙为帝者，嘱曰：‘一、远小人；二、抑外戚；三、不得女主专权；四、不得酗酒；五、不得纵欲；六、禁食春药；七、戒闻靡靡之音；八、禁观裸舞；九、禁狩猎夜不归城；十、不得大兴土木……’共有十八项内容，称之为《禁宫十八戒》。若违之不遵，非吾刘氏子孙。而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为皇上表演裸体角抵，陷皇上于不遵祖训之境地，莫说杀你，就是将你碎尸万

段也难解本后心头之恨!”说到这里，回手一招，“将她拿下，押入暴室。”

邓猛所率宫女，皆是她的亲信，内中不乏身怀绝技之人。田圣不知厉害，奋起反抗，不上三个回合，便被打翻在地，五位姐妹欲救不敢，欲罢不忍，一齐转向单超：“单公公，俺众姐妹进宫，乃是奉命而为，您得出面救一救田大姐才是!”

单超何尝不想救田圣，一因皇上素来惧内，不敢得罪皇后；二因今日之为，确确实实违背了《禁宫十八戒》，心里有些发憊。若是不出面相救，此事乃由自己而起，田圣何罪?况且皇上已经坦言相告，他喜欢田圣，还要封她为贵人呢!

他想来想去，拿不定主意，以求援的目光盯着皇上，直到得到了皇上的暗示，这才转向皇后，满面媚笑道：“启禀皇后，今日之事，千错万错错在奴才身上，请您看在奴才薄面，赦了田圣。”

邓猛冷哼一声道：“看你薄面?你算一个什么东西?身为中常侍，侍奉皇帝左右，出入内宫，顾问应对

，也算朝廷的重臣，却不思尽职尽责，反将一些乌七八糟的女子弄进宫来，迷惑皇帝，导君不君。导君不君者，按照《禁宫十八戒》的注释，应处以极刑！”说到这里，陡地抬高了声音：“众宫女，将这姓单的给本后拿下，一并押入暴室。”把个单超吓得魂不附体，慌忙躲到桓帝背后，颤声说道：“陛下……”

到了此时，桓帝不得不说话了，满脸堆笑道：“皇后息怒，朕已知错，还请皇后高抬贵手，赦了单公公并田圣女。”

邓猛冷声说道：‘陛下此话差矣，前汉荀悦有句名言，‘赏不公，谓之止善；罚不惩，谓之纵恶’。刘向亦曰‘贤者不赏，罪者不罚，国家必亡’。臣妾不想落下一个纵恶的恶名，更不想亡国。请陛下见谅!’说毕，将头一摆，大声说道：“众宫女带人!”

桓帝忙将双臂平伸，挡住宫女，用几近哀告的口气说道：“皇后，朕知道您的良苦用心，但单公公是对社稷有过大功的人，您就法外施恩，网开一面吧。朕给您作揖了!”一边说一边拊掌作揖。

邓猛哂笑道：“哟，身为万乘之尊，为了一个公公和妖女，竟向自己的皇后打躬作揖，羞不羞？”

桓帝涎着脸皮说道：“作揖算什么，您若不答应赦免他二人，朕就给您跪下了。”

邓猛暗自思道，你别拿下跪吓我，你那膝盖本来就是软的，不知道给梁莹跪了多少次，跪我一次又有何妨！想到此处，半是认真，半是戏谑地说道：“跪吧，臣妾倒想见识见识，身为万乘之尊的皇帝是怎样给自己皇后下跪的！”

桓帝要给邓猛下跪，本来是句搪塞话，经她这么一说，反倒是非跪不可了。桓帝长叹一声说道：“您当朕不敢跪吗？”心一横，硬着头皮跪了下去。

邓猛举着一双玉手，尖着嗓子说道：“哟，您咋能这样，臣妾可是担当不起！”

桓帝双膝跪地，盯着邓猛，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皇后……”

忽有太监来禀，皇太后驾到。桓帝一跃而起，欲要前去接驾，忽然想到，我若一走，皇后趁机把单

超、田圣带走，还有他二人的活命吗？不能走。他再次跪倒在地，叩了一个响头说道：“皇后，请您给朕一个面子，将他二人赦免，随朕前去接太后的车驾。”

邓猛本想再将他耍笑一番，金菊小声劝道：“皇后，接驾要紧。”邓猛胸中的恶气早已出尽，还捞了皇帝一个响头，趁坡下驴，面向单超喝道：“爬起来吧，若非皇上为你求情，本后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！”

桓帝长出了一口气，爬将起来，正要前去接驾，不想太后的软轿已来到跟前，忙跪下叩头，邓猛亦跪。

桓帝心中暗道，自玄武门至兰台，足有一里之地，母亲怎么说到就到了呢？又是轻车简从，只带两个宫女！还未等他理出头绪，随驾宫女已将轿帘打开，太后怒冲冲地走下轿来。桓帝心中格登一下，糟糕，莫非我下跪的事儿被太后瞧见了？她一定是瞧见了，要不，她老人家不会一脸怒容！这便如何是好？

邓猛的心情并不比桓帝轻松，太后的面相并不凶恶，待人也很有和善，不知为什么，邓猛对太后总有

一种敬畏之感。邓猛暗想，她若是看见她的儿子给我下跪，岂能和我善罢甘休？但愿她没有看见！

偏偏桓帝给邓皇后下跪的情景给太后瞧见了，恨不得将邓猛一口吞下肚去。

其实，太后怒闯南宫，并非是冲邓猛而来。

她冲的是儿子。

那是她在洛阳县衙，听了李膺、陈蕃、杜密哭诉，惜忠臣之惨死，恨儿子之无道，当即起驾回宫。行至南宫玄武门，一心腹太监密报，皇上正在兰台看裸体角抵，太后愈发愤怒，将法驾留在宫外，改乘一顶软轿，如飞般地奔向兰台，远远地瞧见儿子跪在儿媳脚下，气得浑身发抖。

自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之后，连乡村的妇人都知道男人是女人的纲，女人对男人要敬若神明。儿子可好，君临天下，至圣至尊，又不是娶不来媳妇，却是一个十足的怕女人的货。早先怕妖女梁莹，动不动给她下跪。怕梁莹倒有情可原，她有一个做太后的姐姐，又有一个飞扬跋扈的哥哥，儿子的皇帝是她兄

妹一手立的，不怕她皇位就坐不稳。你邓猛算什么东西！妖妇孙寿娥舅舅的瓜蛋女，若非孙寿娥从中牵线，你能入主中宫吗？况且孙寿娥已经满门抄斩，你狂什么狂？想到此处，太后转向邓猛，二目如剑，几乎要刺破邓猛胸膛。

邓猛打了一个寒战，暗自思道，今日之事，若不解释清楚，太后怕是不能容我。忙叩了一个头说道：“启奏太后，儿媳不孝，惹您老人家生气，但今日之事……”说到此处，桓帝忙伸手拽她袖子，她猛地一甩，继续说道：“皇上做得实在有些不妥，他竟然违背祖训，让这几位妖女裸体相角，这还像一个皇帝吗？这和夏桀王、殷纣王还有什么两样？”

一说到夏桀王，太后心中格登一下，桓帝如此荒淫无道，残杀忠良，重用阉人，看什么原身舞、铃铛舞和女子裸体角抵！和当年夏桀王如出一辙，皇后逼他下跪，虽说做得有些过分，但这是为他好，为社稷好。太后想着想着气便消了，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贤媳平身。”
